

中国戏剧出版社

郭汉城文集

第三册



中国戏剧出版社

二 汉城文集

第三册

序 一

王朝闻

1981年我到嵩山，参观过嵩山书院。院里的两棵古柏引人注目。当地同志介绍了“大将军”、“二将军”，这名称的来历——传说是汉武帝封给它们的官职。当时我对有关传说也有兴趣，却不如汉城诗作那样注意传说的思想内容。汉城诗云：

刘彻走路不抬头，
看见树大就开口：
封你做个大将军，
不知大树还在后，
刘彻说话是金口，
已经讲错就算数。
封你做个二将军，
谁大谁小别啰嗦。
大将军，哈哈笑，
笑得肚疼弯了腰。
二将军，气炸肺，
呼哧呼哧直喘气。

尽管传说还是原来的传说，但是这样一经汉城用韵文幽

默地加以再现，作为帝王的汉武帝那种“老子说了算”的滑稽面貌就显得更加容易把握。与其说这是诗的威力之所在，不如说是诗人那特殊的敏感所引起的结果。只会支配韵文不能保证诗作有感人力量，这首诗的讽刺性基于汉城对传说自身所蕴含的讽刺意义的敏感。我想，如果汉城不是在实际生活中对于“老子说了算”的现象有所觉察，对于传说所蕴含的讽刺意义就不那么容易引起他的重视。

汉城是戏曲文学的专家，兴致来时也写些诗词。包括纪游之作，看来都是寄托着是非善恶美丑判断的。当他游览西湖的岳坟，引起诗兴的是秦桧铁像，诗的情感内容却不限于对秦桧的憎恶。四首《游苏州天平山》，对受难的西施不盲从任何成见，寄予深厚的同情。诗序云：“古今多有以吴越史事入剧者，于西施褒贬不同。我意西施一女子而已，既非爱国志士，也不是色情间谍。吴王胜而骄奢，败亡咎由自取；勾践长颈乌喙，阴鸷残忍，既能进西施于吴王，也能沉之于太湖也。”这样的诗序不只是对于这些诗作思想内容的解释，也是汉城实事求是地对待素材的原则。作诗和作剧一样，创造性的见地基于诗人、艺术家对生活的创造性的认识和发见。

前人论诗人的气质，把赤子之心与阅世之深对立起来。汉城《大将军和二将军》等诗作表明，这种对立论并不确切。我以为汉城诗作富于概括性的形象的产生，得力于他那比较广阔的社会阅历。艺术性敏感在诗创作中起重要作用，但连同这种敏感能力自身，归根结蒂是阅历所培养起来的。但愿汉城这样的创作经验，不只对于诗或剧的创作，对于各种艺术创作都能成为有益的借鉴。

1983年6月25日

序 二

祝肇年

深冬静夜，桌前一灯，据案凝神，情思缭绕。诗人用心髓泛起的感情云霞把我引入一个诗的王国，一个牵魂引魄的世界。

正是在这个诗的王国里，诗歌隐没了，结构之工、对仗之巧、韵律之美、遣词之雅……统统隐没了。我看到的是一颗毫无掩饰的赤诚之心；听到的是它自然跳动的天籁。这里没有诗，只有生活显示为一种内在的艺术力量，令人陶醉。它熔铸混成，充满天趣。1989年的《除夜述怀》，是一首五言长诗，但我不知其为诗，我只见在除夕之夜，灯窗之下，一位笃于情而讷于言的挚友，他朴质坦诚地在向我侃侃倾诉他的身世情怀。他的真诚使我陶醉在友情的春温之中，而忘其为诗。

——诗的至境是它自身的消失。

一切有生命的诗词无不是作者灵魂的真实坦露。在诗的王国里甚至可以容忍错误的感情，却不给虚矫留有立锥之地，谁要想在这个领地里伪笑佯哀——无论它戴着多么神圣的光环，也将被嘲笑的大海吞没。所以说诗人是无私的，诗的本质要求他向众生坦露赤诚。那种城府极深，喜怒不形于色的仕途宠儿是写不出诗来的。

汉城的诗词正是真情湧流之作。它们生动地记录了诗人艰难的历史足迹，对真理的执著、追求，对人生的哲理思辨，对挚友们春曦般的深情；对沐猴而冠的丑类们的冷嘲与热讽，对一切艺术的真善美的向往和迷醉。诗人像孩子般的天真欢呼着生命的绿色，又以悲剧的庄严感肩负着历史和人生的磨难。他欣喜、狂笑、叹息、愤怒，他给予人生以冷隽的一瞥，独怆然而涕下。“热泪迸飞留不住，幽香一点和珠雨。”（1977年《无题》）诗人在《鲁迅像》一诗中，对撒旦的后代们，迸发出怒火，显示出挺然而立的风标：“吹倒无间沮鬼蜮，睁将白眼看鸡虫。”诗人以沸腾的感情向大海呼啸：“对苍溟，欲乘寥阔，因风飞起。”有时又为淡烟疏雨留下一抹轻愁：“堤上梅花再度寻，归来已是白头身，漫天细雨能怜我，不使湖光照影真。”（1981年《寻梅》）诗人曾于四十三年前在西湖看梅，如今已是白发苍颜，婆婆照影，何以为情！诗笔极其细腻，巧思妙喻，点染出一幅清丽绝伦的水墨画。诗人还在一些小诗里抒发婉约情致：“滞北仍书剑，怀南似旧时，还将红豆意，报与故园枝。”（《自题赠友人小照》）音调旖旎，情文婉转。

总之，郭诗体格多样，情思万状，无一不是真情的淋漓流淌，是因情成诗；决非因诗造情。这就展现出一个栩栩如生，万象纷披的感性世界。我们在摆脱了严肃的理性灵光之后，直观而感性地看到一位与大众同处泥滓之中，情连意结的诗人真貌。只有在诗人创造的感性世界里才能真正了解诗人。人们发现原来诗人和我们凡人一样，也是个六根不净，六尘未扫，连感情也控制不住的凡人。原来他没有坐在上帝身旁吃糖果，所以他的诗没有贵族气、古典气、玄学气、隐逸气、以教育别人为天职的圣人气。它只是贴近人情，通达

世态而已。惟凡人之情可以和众生血脉相通。惟植根于凡人之中的诗歌方能永生。据此，使我深信不疑的确认汉城的诗词是必传之作，他的诗词的寿命要比他的自然生命长久得多，即便汉城有椿龄之寿。

率真、坦诚是诗词的灵魂。但直露粗浅则是诗词大忌。真不等同于美。汉城的诗词能于率真处蕴藉深远，给人们的审美想象以广阔空间，所以读来有厚重之感。如《姑苏台》咏西施：“锁住春风百尺台，东南家国望中哀，归来却掷烟波里，水叠山重唤不回。”是惋惜？是悼叹？是悲愤？是是非非，由读者自审自评，它给人以迷惘的感情品味，这要比给西施写鉴定深沉得多。另如《访昭君村》：“青山绿水胜前娇，马背琵琶事已遥，来访君村莺啭里，渠边小坐吃樱桃。”脱出吊古诗的悲凉陈套，情境翻新，读后余情荡漾，情味无尽。再如《过萧山》：“列列新房树树烟，六街三市尽喧阗，已无凄苦儿时事，屈指归来五十年。”作者没有用一句革命词儿来借诗说教，却从诗人五十年的沧桑之感中烘托出日月双新，山河再造的历史巨变。意境丰腴来自巨大的概括力，这是思深笔锐的产物。在全集中情致浓郁、意旨微渺的佳作甚多，如《杨玉环与江采苹》、《访蒲松龄故居》、《伪满皇宫有感》、《杂吟》等，都写得灿然生色，情远意深。

诗词的佳境要求自然天造，但这决不是排斥技巧，相反，只有刻意精雕之作才能曲尽物态。这要求作者具有深厚的文字功力和坚实的古典诗词根基。这方面，在汉城的词作中尤为光灿夺目。他的词作以即景绘情，摹神取象见长，有时刻画入微，历历如见。如夜游张家界之金鞭溪，调寄《江城子》：“奇峰吐丹照金溪，路幽微、影迷离、蛇叫丝丝，黠狡草丛栖，岩上猴群来也未？窥树隙，定惊疑……”读来如

身历其境，给人以具体的环境感。“窥树隙，定惊疑”，多么传神写照！它如《夜归》调寄〔念奴娇〕、《瘦西湖问答》，调寄〔蝶恋花〕、《对海》，调寄〔永遇乐〕等，都写得词采秀爽，气势横生。可以看出作者对古典诗词的精深造诣。

汉城诗词的另一重要艺术特色，是它的音律协谐。铿锵入耳，有强烈的音乐性。可以看出他对每个字的四声、音韵，都是经过精选锤炼的，但写来却显得毫不费力，娓娓动听。说明作者对音律之学研之甚深，用之甚精。“暗香自爱秦淮好，还向波涛阔处开。”“西风乱剪三春景，天道终回一代娇。”且不说这些诗句如何精警，只看他四声平仄的搭配、声韵的选择，多么自然妥帖，音响跳宕，以此构成诗词中的音乐气势。近年来我在报刊杂志上读过许多律诗无律的作品，它们实际是七个字一句的顺口溜。它们不仅丧失了传统诗歌的音韵之美，而且由于缺乏格律之助，也暴露出表现力的贫弱与苍白。其实这类诗大可不必叫什么“七律”、“五绝”，直称自由体就可以了。格律诗就要讲格律，格律这种东西既是束缚才情的枷锁，同时也是一种精湛的表现手段，借助格律之巧能更有力地传情达意，关键在于作者的驾驭之力。为什么汉城诗歌写得那么敲人心魄，这和它的声谐韵美、为其抒情表意平添几多魅力息息相关。

汉城诗词严于格律，富有中国气派，但毫无酸腐陈旧之气，它是一种出自今人之手具有民族形式的现代诗歌，不是今人替古人写的传统诗。这是非常可贵的。其主要原因在于作者的感情是现代化的，这样，传统诗词虽然严于格律但决不以律害义，诗中有若干违律之作，大都出自此种考虑，可见格律的观念在汉城的诗词创作中并非是僵死的，而是有条件的相对灵活。尤为可贵的是，他在探索的意义上写了一批

俗语诗词，但它们不是唐代的打油诗，也不是五代的通俗曲子词，它们形式活泼，言浅意深，俚而不俗，依我看它们是从汉魏民歌衍化而成的一种新体，具有相当强的生命力。如《大将军和二将军》、《少年》等，都写得相当朴质真切。此类诗词大多为讽刺滑稽之作，如《天天拖》、《邯郸学步，洋八股打油》、《钱能行》、《巧妇鸟》、《呜呼、理论家》、《线猴》等。这些诗词不仅内容刺世极深，形式探索也是可喜的。

汉城是著名的戏剧理论家、戏剧教育家，他的功业，世有定评，然而我却愿意称他为诗人，因为他的诗词才华和成就决不弱于他在理论和教育方面的建树。遗憾的是，他自身的光芒却被他自身的多方面成就所掩。其实，他的诗词是最能映照出他自身的原色的，也是他的全部事业中非常耀眼的一部分。焉能不称他为诗人郭汉城！

满月也会有瑕疵。我感到不满足的是，以汉城的深厚诗词造诣，他采用的诗词形式应该更多样化一些。所用词牌太少，抒写不能尽情。集中五律、五绝甚少，尤以长篇律体古风尚属仅见。清初吴梅村以比体见长，近世罕有作者，郭老若能摘藻引翰，洋洋洒洒，用律体古风，为长篇歌行，其喷珠吐玉可想而知。惜乎！未能一读为快。

汉城诗词的客观价值，决非我的妄论所能增损，我所言者，赘语也。聊为附骥之荣云耳。

1991年2月写于飞花簇翠之居

序 三

——略论郭汉城诗词的爱国主义 精神及其艺术成就

晓 星

郭汉城同志是我国久享盛名的戏曲理论家，戏曲作家，同时也是一位通晓传统诗词的诗人——学者型的诗人。他一生写了三百余首旧体诗词作品，我阅读到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百题一三九首），大都是精粹篇章。

我国历代诗论家对诗的本质特征的总体认识是“诗言志”。《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诗言志，既指思想，也指感情。从《毛诗序》至刘勰、钟嵘、孔颖达、白居易乃至近代的诗论家都认为：情和志是一回事。唐人孔颖达说：“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抒情与言志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汉城同志的诗词创作继承和发扬了诗言志的传统，注重文质并举，情志统一，感物吟志，情景交融。研读他的作品，是一种艺术享受，既可感触到他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又可窥知他含蓄深邃的思想意境。

本集中入选的诗词，起自1960年，截止于2002年。其间，国际、国内经历了许多重大变化，诸如赫鲁晓夫反华，“四人帮”篡党窃国，苏联东欧剧变，等等。作为一个有共

产主义崇高理想的爱国爱党、忧国忧民的诗人，面对现实中所发生的一切，必然会在心中有所感发，发而为诗，发而为词，以诗词为载体，表达作者明确的是非观，热烈的憎爱情，艺术地反映了历史真实。从诗词所反映的题材内容来看，大体上可分为以下几类：一类是爱国爱党、忧国忧民之作，主要是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引发的诗思；一类是感物吟志，通过咏物来抒写人事心境；一类是登临述怀，借古迹名胜神话传说追述历史，赞美可歌可泣的人物；一类是讽刺幽默，对帝国主义的卑劣行径和现实生活中假恶丑现象给予揭露、批评；再一类是亲友柔情，对亲朋好友深情怀念和自励节操的作品。所有这些作品，都贯穿着一条鲜明的红线，即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爱国主义精神。

—

衡岳巍巍七二峰，上有朱凤栖祝融。一叫洞庭
掀波浪，再叫中国落梟雄。梟雄落，势不留，迅如
掣电飞五洲。白令海峡尾和头，鸦禽孤鼠一时休。

——《朱凤》

1960年4月，为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重申了列宁革命学说的基本原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赫鲁晓夫勾结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在国际上掀起的反华浪潮，坚持真理，坚持原则，同他们进行了有理有节、不屈不挠的斗争。《朱凤》一诗就是在上述背景下

产生的。诗人以朱凤屹立在衡岳的最高峰——祝融峰的雄姿，象征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斗争中巍然独立、睥睨群峰的高大形象，热情歌颂了伟大的党在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后，依然高视阔步，关注着世界形势的变化与发展。而那些歇斯底里、疯狂叫嚣的“鸱禽狐鼠”，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照妖镜下，早晚是要破产的。全诗气势磅礴，简洁概括，诗中所言的志，乃一个共产主义者的远大志向。

在“四人帮”篡党窃国的时日里，诗人同许多革命干部、知识分子一样，受到冲击，遭遇不公正的对待。十年浩劫，欲言不能，但却愁思满腹。“弹墨纷飞张罪罟，鬼蜮射沙深入肤，青光砍却死金乌。天也怒，人也怒，密电浓云催急雨。”（《天仙子·读史》）在“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高压下，他不得不以“咏史”的方式来折射现实，揭露“四人帮”及其喽罗们所干下的网罗罪名、含沙射影，使无辜的人们陷入黑暗深渊的鬼蜮勾当。一颗正直不阿的忧国忧民之心，使他写下了上述满含悲愤的诗句。诗人相信，“雨过山青青欲语，日出花明明似素”的一天终会到来，真善美终将取代假恶丑。从古至今，由古及今，思虑万千，感慨万千。诗人所咏极似南宋的历史。咏史与写实融为一体——既是历史的真实，又是现实的真实，两者超越了时空的阻隔。上阙写对黑暗的无情揭露，下阙写对光明的热烈向往。上下呼应，爱憎分明。这首《天仙子·读史》是诗言志与美刺统一的又一例证。

与此同时，有感于王、张、江、姚破坏党的传统、文坛百花凋零的局面，诗人以《无题》为名，写了七绝二首：“无端风雨惯摧春，落尽寒花叶渐深。莫向遥天呼紫蝶，东

风信自有归魂。兰麝芳纵总可思，陌头伫立忘归迟。娇花满眼无情趣，独向春荫听子规。”用含蓄的诗的语言写出文苑百卉凋零，万马齐喑，许多人士被压抑摧残的忧思；同时也表达了“东风信自有归魂”的信心。

当粉碎“四人帮”的喜讯传遍全国，诗人也同全国人民的心情一样，汇入举国狂欢的海洋之中。他情不自禁地放歌当时的心境：“暴雪狂风收拾去，脉脉平岗一派晴光曙。热泪迸飞留不住，幽香一点和珠雨。万里山河重洗濯，苍翠明光散却心头雾。打点流莺忙织杼，唤呼百卉为春吐。”（《蝶恋花》）寒冬过去了！太阳出来了！山河重光了！心头的迷雾消散了！百卉要为春天的到来而竞放了！多么兴高采烈的情景，洋溢在字里行间，惊喜的洪流化作热泪冲出眼眶，如同杜甫在《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诗中迸发出的狂喜情感一样，喷湧而出，一气流注，直泻胸臆，绝无妆点。翌年7月1日，为赞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所建立的功勋，他写了《七一感赋》七绝三首。其一云：“铁骨峥嵘老骠姿，昂头一怒莽长嘶。天河一蹴倾三尺，洗出人间动地诗。”以铁骨天马昂首长嘶起兴，一怒溅溢银汉天河，尽洗人间政治污浊，洗出了惊天动地的史诗。构思奇特，出语不凡，意境高邈，形象瑰丽。李贺曾写过《马诗》二十二首，用的也是比体，但就其意境与气魄而言，都无法与郭诗相比拟。短短二十八字就概括了一个划时代的壮举，勾画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概雄姿，可见其笔力遒劲。诗的其二、其三也是赞颂共产党人以正克邪和高风亮节的。（限于篇幅从略）诗成之日，作者曾寄赠于我，诗前题有诗序。序云：“革命前辈百战艰辛，创立社会主义江山，继而又捍卫之。殚精竭诚，亮节高风。际此我党光荣诞生之

日，草为三绝，聊表敬慕，并志自勉。敬请晓星同志晒正。”从中可以看出诗人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江山的一颗赤诚之心。

在周恩来总理逝世两周年之际，诗人怀着对周总理深切缅怀之情，写下了《行香子·伊人》，词云：“恨塞穹苍，愁锁河江，念伊人一去何方？朝朝暮暮，怎不回肠，恰一番思，一番梦，一番长。一自分张，二度春光，幸青山绿水无伤。蛾眉妒罢，湘瑟贞扬，有更多情，更多忆，更多香。”无限思绪化作绵绵情语，长相思，不绝缕，似低诉，不凄惋。周总理是为国为民而鞠躬尽瘁的，其大公无私精神长在诗人心中。诗人是忧国忧民而魂牵梦绕的，他渴望能再度梦见万众敬仰的人民的好总理。如果说《七一感赋》诗属于豪放风格，那么《行香子·伊人》则完全是婉约风格。全词格律严谨，对仗工巧，平仄分明，韵律铿锵，有抑扬顿挫之声响，若行云流水之通畅，足见诗人在这方面的功底和修养。

作为一个有共产主义信念的诗人，当国际风云变幻或国内西化思潮袭来之际，岂能听之任之，无动于衷。在大是大非面前，他秉笔直书，用诗歌形式，作出是非爱憎的反应。苏东剧变，在共产主义者心头蒙上一层阴云，大家都为列宁故乡所出现的灾难而痛心疾首。辛未年初冬飞雪时节，诗人写了《即事·七绝》寄我。诗云：“东邻揖盗徒焚屋，西舍低头欲乞钱。依旧这边风景好，一川风雪绽梅天。”对出卖列宁开创的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罪恶行径，给予严正的揭露和批判，揭示了他们厚颜无耻地向西方低头讨钱的丑恶嘴脸。我立即步韵应和，诗云：“蛀空屋宇墙基裂，变卖灵魂好讨钱。三色旗升铜像泣，独悲赤帜落中天。”共产党人关注国际形势和热爱社会主义祖国之心是不言而喻的。

当《河殇》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激起了广大爱国人士的普遍反感。对于这股西化思潮，作者写了《过绍兴》（发表时改名《说河殇》）一诗予以批评，诗云：“璩卿故宅豫才乡，千载沈园尚热肠。自是中华豪气在，却羞举国说河殇。”（璩卿，秋瑾字；豫才，鲁迅笔名）作者时在绍兴，故列举绍兴今古英杰，谴责媒体传播《河殇》的祸国殃民宣传。诗成后作者寄我，我亦应和二绝，其二云：“守常故国润芝乡*，猛士如林多热肠。华夏脊梁无媚骨，长河永世不中殇。”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猖狂时刻，不独《河殇》如此，在思想文化领域鼓吹全盘西化的颇有人在，大有“月亮也是西方的好”的势头。诗人严肃地针对这种洋奴哲学，指斥他们数典忘祖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想。一首题为《怨月》的七绝，就是直刺其事的。诗云：“恼乱娇莺不住啼，黄昏已静月离枝。这边争似那边好，怪你生东不出西。”另有一首《呜呼！理论家》，用辛辣的口吻嘲笑这伙人所散布的奇谈怪论。全诗不加雕凿，不拘一格，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颇有鲁迅先生在《南京民谣》和《教授杂咏》中的投枪匕首格调。所刺四论，一曰文化论，二曰人物论，三曰劣种论，四曰灵肉论，皆是见诸当时报章杂志，有根有据，句句中的。在这首讽刺歌谣体中所表现出一腔义愤，是诗人为捍卫中国文化（包括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而激发的一种正义感和责任感。它不同于一般的打油诗，而是以诗代论，驳斥那些自以为是的“理论家”，正告他们：不许你们用西方的堕落文化玷污中国的优秀文化！

香港回归，一洗民族的百年耻辱，倒计时日，诗人老泪

* 守常，李大钊字；润芝，毛泽东字。

纵横，迸发出“朦胧睡醒狂呼酒，欲酹江山三百杯”的欢呼。大英帝国的殖民地旗帜终于降落，中国版图统一在望（除台湾尚未回归），沸腾的爱国热情催发他写下了《香港回归感赋》七律二首，全诗洋溢着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扬眉吐气的爱国主义豪情。翌年，澳门回归，他又写了《回归颂》五古一首，诗人将港澳回归这两件大事喻为20世纪响彻寰宇的一声惊雷。他呼喊“东方腾火凤，振翮扫阴霾”。再次将人们引入祖国腾飞，翱翔六合的思想境界。

闻一多先生遗作《七子之歌》的第三篇就是写的台湾，他把台湾喻为“七子”之一，而把祖国喻作母亲，呼喊台湾回到母亲的怀抱。1994年，诗人随大陆戏剧家访台，在日月潭边写下《游日月潭》七绝一首，七古一首。诗云：“层山叠树古潭寒，曾惹魂牵梦里看。我欲携回潭底月，相思浩荡满长安。日月潭里水清清，日月潭边水照人。忽忆西湖张司马，忠荃曾不负谢文。”诗后作者自注云：“诗中‘水照人’云何？照人之妍媸美恶也。”并列举台独势力分裂祖国的言论活动等诸种表现，说明诗的主旨是反台独、反分裂的。诗中张司马，即明末抗清民族英雄张苍水，被俘就义，其墓在杭州西湖南屏山下。张素慕文天祥、谢枋得之为人，以他们的民族气节自励。文天祥抗元兵败被俘，拒绝投降，慷慨就义；谢于宋亡后拒绝元朝诱降，绝食死。第一首写诗人对祖国领土台湾宝岛魂牵梦回的思念之情。首句以景起兴，次句触景生情，三句峰回路转，陡然托出“诗眼”，用“携回潭底月”的精巧构思和出众语言，把人们带进“相思浩荡满长安”的诗的意境。“诗眼”宕开，通篇皆活。若非汉城手笔，很难取得如此动人的艺术效果。第二首写自古忠奸有别，借历史上民族英雄忠贞不二，大义凛然，反照台独

势力分裂祖国的卑劣行径，正气逼人，意赅辞隽。其爱国忧国之心，有日月潭水可鉴。

二

历代诗人词家都曾写作咏物诗词，或诉衷情，或吟心志，或寓寄托，或泄结郁，其中不乏名篇佳作，有的堪称千古绝唱。从《玉台新咏》所收入的汉代班婕妤的《团扇诗》说起，流传至今的咏物诗，如唐人虞世南、骆宾王等人的咏《蝉》，杜甫、李贺等人的咏《马》，李商隐的咏《落花》，罗隐的咏《柳》；宋人陆游的咏《梅》，朱熹的咏《水仙》，苏轼的咏杨花（《水龙吟》），姜白石的咏梅（《暗香》、《疏影》）；明朝人杨慎的咏《牡丹》（《水调歌头》），明末清初王夫之的咏《雨》（《清平乐》）、咏《白莲》（《玉楼春》），清初陈维崧的《咏鹰》（《醉落魄》），朱彝尊的咏《鹰》（《长亭怨慢》）……盈千累万，举不胜举。咏物诗大都以擅用比兴见长，其特点是拟人言志，体物入微，形神肖似，隐喻寄托。汉城同志的咏物吟志篇章，继承了我国历代咏物诗词的优秀传统，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个人的独创性，不落窠臼，别具一格。

《沁园春·高粱》是一首前人从未触及的新型的咏物词，其构思、形象、思想、感情、意境、语言都是新的，是社会主义时代咏物言志的妙笔佳作。词云：“密密沉沉，整整齐齐，列阵成行。正金秋气爽，云轻天阔，陌阡荫重，迤逦屏障。芍丽兰娇，荷清菊隐，付与诗人细平章。怎堪比，这炬燃万把，大地红光。赢来曾不寻常，赖着意栽培好扶将。甚虫雕鼠刻，中通外直，风摇雨撼，干挺节长。霰肆虐狂，